

名人新作

说玉

叶延滨

说到玉，一块凝脂般的玉镯，就在眼前，说是和田羊脂玉。看到它，让我想到月光，月光铺在秋天的夜晚，一层又一层，铺得久了，成了霜。那霜如水晶莹剔透，纯净的晶体，不染纤尘，真是从嫦娥那广寒宫而来，无影无踪地飘入凡世间，月色如烟，如风，如露，也如一美人走过，留下飘渺的身影。也许玉，就是一段久远的思念，有情的思念，有泪的思念，无邪的思念，这个世界最美最纯的东西就是让你思念中觉得自己也如月光一样轻盈升空的瞬间。这瞬间同样的存在过！那就是一块凝脂般的玉。

说到玉，这碧透如镜的一块玉，就在眼前。真是玉？不相信，但不敢说它是玻璃，

因为透出那寒意，高贵得如冰山之胆。洁白得刺骨，一尘不沾，大概就是冰川孕育。所有在春天骚动的空气中，禁不住诱惑的，都化成春水，滴入山溪，汇入江河，欢腾雀跃之后，与泥沙为伍，只有这玉，冰川之灵，冰心不化，高洁如初，让人不敢久视！玉之品格，大概从那千万年的冰雪之乡，能找到缘由。

但它毕竟从天庭降于凡世，从冰山雪峰走入温柔人间。说到玉，想到一部书，与玉有关的书，又不是说玉的书：《石头记》，又叫《红楼梦》。我知道这本书的时候，是我的童年，也是《红楼梦》尚不走在红的年月，所以，《石头记》在旧书店的时候，是放在架子上，没有人问，但，旧书店的老板顽固地让《石

头记》放在醒目的位置，让我很纳闷了许多日子。《石头记》没人问津的时候，人们也不关心玉，不佩玉，更不谈玉。“玩物丧志”，那时这四个字很有分量。肯定地说，那时候的玉也和我们共存于天地间，只是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叫“销声匿迹”，收藏者，那时候重在藏，藏而不露，秘不示人。我第一次知道玉，是上中学的时候，那天学校旁的工地，挖开了一座古墓，说是清代以前的墓，葬的是位官员。文物部门清理了墓内物件，据说最值钱的东西，是墓主人口中含的一块石头，那石头是宝贝，宝贝叫玉石！这是第一件玉器，我总难免想到那个被刨开的古墓，当然，这是“时代的印迹”，不要说一块石头了，就是千年的艺术珍品《石头记》在那个年代，不也是被看做封建社会的有毒之物嘛！好在后来毛泽东

常说它的好话，说它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还从中看出了不少阶级斗争的动向，于是《石头记》才变成了国家出版社限量印行的《红楼梦》。从线装影印本变成了铅字书，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取得了同样的“行头”，我于是有幸读了这部千古佳作。于是才知道，这块“石头”是真宝玉，不是假宝玉，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巅峰上，一块奇绝之玉！读《红楼梦》，初读无味，是因不解其味，读得多了，发现此书有玉的品格，一是“温”，二是“润”。事物都要对比地看，先看《水浒传》，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刀砍人，虽讲了个痛快，却没有了思想，更少了情感，干柴烈火之“烈”，能持久否？再读《三国》，那时没有易中天帮您嚼烂掰碎的《三国》。好比进陕西饭店吃羊肉泡馍，要自己动手掰饼，有自己动手的味道。现在易中天在电视上的《三国》是机器切饼，端出来的“羊肉泡”是新派菜，不一样了。读《三国》比《水浒》厉害，说

的是征战天下，写出来的却是阴谋与阳谋。虽然不烈了，但却“冷”！多读几遍《红楼梦》，才感到真是一部奇书，“温”情脉脉中写尽世态炎凉，“润”物无声中展露万千风情——好一块奇石宝玉啊！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风大变。如今无处不讲“收藏”，人人好像都是贾宝玉。只要是个文化人，脖子上挂玉，腰带上别玉，见面就招呼：“你看我这块是不是老货？”张开五指，掌心还捏着一块玉。男如宝玉，姑娘呢？现在红透天的是“超女”了，如果贾府的闺秀们，生在今日，谁能当“超女”呢？最有可能的当然是薛宝钗，还会有问题吗？黛玉如何？她不会去凑这个热闹。她在哪儿？在家里坐着，坐着看刘兴武在电视上讲“红楼梦”，她一边听一边想：“我们家没这个亲戚，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呢？”黛玉哪里晓得，这也是在玩玉呢！把玩《石头记》，好像手里捏着一块玉，越捏越“温”，越揉越“润”，感觉好极了……

两副面孔 刘德元

人都是有两副面孔的，尽管有些人并不承认，但这是事实，任何人都否定不了，也无法回避。古罗马的门神雅努斯就生有两个面孔，能同时观察两个方向，因此人们又称它为“两面神”。两面神比之于一面神，似乎更受老百姓欢迎，因为它更实在，也更实用。

像雅努斯一样生有两副面孔的人，目前倒还没有真真切切地见过。伊朗非常美丽的拉丹和拉普两姐妹，虽然头与头相连，各视一方，但终究还是一对终日嚷着“我要分离”的痛苦的双生人。人虽然不能同时生有两个面孔，但却实实在在地无时无刻不在同时拥有两副面孔，而且，若不能同时拥有两副面孔，为人处世还真有些为难，有时甚至还难以生存下去。

两副面孔其实随处可见。比如，有人对领导是一副面孔，对群众是一副面孔，对上级是一副面孔，对下级是一副面孔；有人在单位是一副面孔，在家里是一副面孔，对子女是一副面孔，对父母是一副面孔；有人对有钱人是一副面孔，对无钱人是一副面孔，对漂亮小姐是一副面孔，对一般百姓是一副面孔；有人对中国人一副面孔，对中国人一副面孔，对高鼻子白皮肤一副面孔，对低鼻子黑皮肤又是另一副面孔……这样那样的人，形形色色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面孔。不同的面孔，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内涵，传递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信息，获得各不相同的效果。如此多的“不同”，这大概就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的聪明之处吧！

人有两副面孔不奇怪，承认自己有两副面孔，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如西方的愚人节一样，在必要的时候或特定的环境里，你撒一次谎，我撒一次谎，大家都会理解的，并不会妨碍谁，伤害谁。如你在单位里挨了批评，一天都绷着一张脸，回到家里还不兴高采烈一点，妻子、儿子能帮你端碗拿筷子吗？本来嘛，一副面孔活着也实在是累，常常变变脸也还能让人感到有些新鲜。问题是，你的这幅面孔必须是你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是真实的，再怎么变，也是可爱的。若是虚假的，是纯粹出卖原则出卖灵魂讨好人的，任你割肉整容擦胭脂满脸堆笑若桃花，也是可憎可耻的。做人，就得讲本色，讲骨气，不能只求顾面子，而昧着良心待人。

当然，面孔露在脸上，经风吹，经雨打，经日晒，经霜冻，有时难免会闹出一些毛病或出一些洋相，两副面孔的转换有时也难免会不那么灵活和到位，甚至违心的笑容有时也会爬上面孔。一个人一个时候铁骨铮铮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铁骨铮铮。对于那些偶尔为之，我们完全不必大惊小怪，逢场作戏当不得真，大家打个哈哈就是了。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再说，也还有一个生存智慧的问题呀，大家还是宽谅一些为好。

人有两副面孔，一副是真，一副是假，一副是善，一副是恶，一副是美，一副是丑，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都是客观存在，你我每天都是这样，谁也无法改变它。我们惟一可以做到并祈望的是，就是尽可能地更多地把自己真实的、善良的、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让世界远离假、丑、恶，充满真、善、美。



深山人家(国画) 黄格胜

郑州(外二首) 马青云

半空远眺楼林立，满城桐叶织新凉。塔耀红星松含绿，桥飘彩带龙过江。滨河一游花竞艳，河清金水翻浪花。东域风光正当好，秋湖水幕荷吐香。

咏梅

唯有梅花多铁色，红血点开冰雪崖。飞雪飞霜浑不怕，古今一树报春花。

金水河

碧柳迎风描金线，晓日东升护丹霞。滨河一游花竞艳，河清金水翻浪花。葱葱郁郁梧桐绿，红红粉粉月季花。

新书架

《生，还是不生？》

孙永强

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如今都到了生育的年龄。《生，还是不生？》就是一本献给他们的书，作者首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准备好了吗？”生孩子不仅要生理上和金钱上的准备，更多的是来自心理上的准备。

顾骏教授在序里面谈到了一个看似荒唐但很真实的故事：“上世纪末，在欧洲的荷

兰，有个年轻人起诉父母，指控他们未经其本人同意，就将他带来这个世界。”这看似像是一个笑话，但作为父母也应该有所反省：是否每个为人父母者，面对孩子的起诉，都能做出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辩白——自己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并非一时冲动的随意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后主动承担的一种责任。

作者的这个开篇，将育儿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去思考。书中第二部分的世界育儿理论集为即将有孩子的父母整理了思路，而第三部分在育儿专家眼里并不具有实用性，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育儿，我们该怎样思考？基因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孩子的成长途径也不尽不同，没有一种方式，一本书能包办一个孩子成长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但培养并拥有育儿的思考方式是相当有必要的，用耳熟能详的话来概括：《生，还是不生？》开创了“育儿MBA课程”。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出版

东耿河南邻淮河路东临兴华南街，金水河从村子西边、北边潺潺流过，隶属于二七区路管行政村。耿河以最早居住的耿姓而得名，耿姓在明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此，明末为躲避战乱和洪水之患迁居郑州南乡的南泰山脚下，即今日的耿庄。耿姓人历经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又迁回耿河。建立新中国后，以金水河为界，河西为西耿河，河东为东耿河。

东耿河现有姓氏85个，姓周的占全村人口的24%。周姓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由山西洪洞县迁至郑州东周村，清康熙年间从东周村分出一支周姓人到东耿河定居，距今已300余年。1944年4月日军第

二次侵占郑州，放火烧掉周成家房屋家产，将十多亩正在出穗的小麦割掉饲养军马。日军强行在村东征地600余亩，成立蔬菜株式会社，强迫村民无偿种菜、养猪，供应驻郑日

公逃到清真寺街，为回民子弟教书授课以为生计。述灏公乃郑州名流，日军几次派奸请他到郑州城里任伪职，他蓬头垢面，称病不出门。日本飞机轰炸市区，把他在书院街的住房炸成废墟，失去房租，生活无着，仍坚定地对抗侵略者。他说：“我宁可饿死，也不和日伪同流合污。”他贫病交加，依然铁骨铮铮，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4年，在东耿河家中病故。1945年8月日本投降，村民们纷纷归来，要回日军抢占的耕地、车马、牛骡，开始了种菜种粮的农耕生活。改革开放后东耿河高楼林立，成为城中村，村民多以出租房屋为生，收入颇丰，过上小康生活。

周述昌(1879-1961)、周述灏(1883-1944)兄弟系地方绅士(抗战前述昌公为郑州二区区长，述灏公为镇平县、莱阳县县长)，自幼饱读经书崇拜关岳，具有民族正义感，散尽钱财资助村民四下逃亡，誓死不做亡国奴，不为日本人干事。述昌

据朱屯老人卢钦德、苏杭等人讲述：清朝咸丰年间，朱屯村东隅有一座古庙，因年久失修，颓垣断壁，殿内蛛网密布，野草丛生，狐兔出没，阴森可怖。村民梁三，三十来岁。某年夏天，他去东地锄草，天至傍晚，阴云密布，狂风怒吼，电闪雷鸣，

我会治，明天中午在五龙口村东头等我。次日，梁妻将他拉到五龙口，只见树荫下躺着一个病人。郎中将梁三扶到那人跟前一看，原来是好友何平。郎中回家端来两碗麻黄汤，让两人服下，停会又切开一个西瓜让人吃，并让何平将得病原因讲述一遍。

霎时暴雨倾盆。梁三拔腿跑到庙内避雨，顺手将庙门门闭。此时一道闪电闪过，响了一声滚雷，见殿内神像面如锅底，赤发红鬓瞪着他，又一瞧，两边的鬼判手执钢叉，面目狰狞，似乎要向他扑来，吓得他赶紧跑到后院，蹲到廊下双手抱膝浑身打战。又一道闪电和响雷，梁三见墙豁处进来一怪物，头似笆斗，毛长一寸，向他扑来，吓得他掂起锄头就向怪物砸去，然后冲出庙门往家跑。到家后，由于受到惊吓，再被大雨淋透，浑身高烧，全身抽搐，胡话连篇，吓得他老婆四处求医，可谁也治不好的病。

有一天，梁妻正哭天抹泪发愁时，有一郎中听到哭声来到院内，问明缘由号脉说，您掌柜的病

原来前几个平进城买了件蓑衣和一个大瓦盆，傍晚回来路上雷雨交加，他披上蓑衣，头顶瓦盆跑到朱屯村东庙里避雨，推门不开，就从墙豁口处跳进庙后院，砰的一声就挨了一家伙，疼得我跌倒在地，以为是碰上了恶鬼，醒来到家中，上吐下泻，一病不起。何平讲完，梁三恍然大悟，拉住何平的手说，好兄弟，你咋不早说呢，那天晚上砸你的人是我呀，我以为恶鬼来抓我哩。内情说开，黄麻汤使二人发了汗，西瓜清暑湿利人尿了一泡，精神焕发，疾病痊愈。事后“梁三见鬼”在朱屯、五龙口一带成为破除迷信的乡土教材，也成为人们的歇后语，梁三见鬼——疑心生暗鬼。

疑心生暗鬼

朱永忠 卢玉根

考虑到生产已有眉目，投资不会落空，我说：“这样的条件对我方便有利，足见董事长态度真诚，我表示接受。但是，中方是我个人行为，缅方应先投资70%进行运作，给我一定时间回去筹款，30万元对我个人来说并非易事！我再次，我国与缅甸是友好国家，绝不支持缅甸独立政权，属于敏感的设备 and 原料，别指望从中国合法购买，需双方努力解决。”

李正奇表示理解，谈判顺利结束。下一步就是由我们与辛经理签订协议，并具体实施了。最后，李正奇提出：为庆祝合作成功，他要设宴招待中方人员，我们欣然接受。宴会气氛和谐，霓虹灯闪烁，豪华音响播放着轻柔的缅甸音乐。十几道菜皆为珍品，清淡可口。两位美女轮番敬酒，美酒佳肴恰到好处。几杯酒下肚，李正奇便有些失态，他醉眼斜斜，手指着我：“老博，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出资30万吗？”

我表示不明白。他既轻狂又睥睨地说：“就因为你们中国人不讲信用，一个个都是骗子！我们吃你们的亏太多了。让你出资30万，就算再次吃亏上当，有这30万来抵押，多少也可以弥补一些损失。”

他的话音刚落，我就火冒三丈，掷杯于地，大声咆哮，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口口声声说中国人是骗子，我们骗过你什么！据我所知，缅甸的果敢族就是汉族，而我的祖籍就是中国的陇陇，你这样侮辱中国人，难道你是日本鬼子生的！”

他一听也火了，伸手就向腰间掏枪。我眼明手快抢先一步掏出枪来，指着他说：“动一动，我就打烂你的狗头！”

我立即鸣枪警告，举手打碎屋顶吊灯，玻璃碎片溅得到处都是，杯盘一片狼藉。几名保镖闻声冲了进来，作为军人他们自然懂得：自动手枪第一发子弹出膛，第二发自动上膛，只要我的手指一动，李正奇的脑壳就成破罐子，这时的李正奇已是威风扫地，他惊恐万状，命令保镖退出，点头作揖，连声道歉，一场风波得以平息。李正奇羞愧难当，半夜不辞而别。合办兵工厂的计划，也因此受阻。

金三角波谲云诡，鬼神莫测，险象环生，令人防不胜防。刚刚逃



我在金三角 卧底十年 傅衍彪

脱一次险境，更大的危险又在等着我了。

七、南郊惊魂 室外烈日炎炎，室内凉风习习，里外两重天。午饭时与辛经理连连碰杯，饭后便昏昏沉沉地睡去。正云山雾罩地在梦乡漫游，却被小黑喊出了梦境。我睡眼朦胧地问：“什么事？”小黑神秘兮兮地说：“刚才从院里拉走一车氧气瓶。说是去昆明罐气。不知为什么，凡竖立过氧气瓶的地方，都留下了一个白圈。”我故意装作不耐烦的样子，责备地说：“管他黑圈白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少管闲事。我们要设宴招待中方人员，你挣了钱少不了你那份！”小黑向我报告氧气瓶一事，是为了向我讨好，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有些茫然。

小黑走后，我难以入睡。反复琢磨，小黑怎么看出我对这方面感兴趣！什么地方不谨慎，被他看出了我的心思？现在的年轻人都非常敏感，今后我要多加小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我对他提供的情况，仍然很感兴趣。隔窗望了望，院子里没有人，便走出去假装系鞋带，从白圈处捏了一点，回到屋里放在舌尖上一尝，果然是海洛因。我必须把信息传出去，还要弄清楚他们是怎样把海洛因灌进氧气瓶的，又如何取出来？我正百思不得其解，隐约听到有马达声。这院落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口口声声说中国人是骗子，我们骗过你什么！据我所知，缅甸的果敢族就是汉族，而我的祖籍就是中国的陇陇，你这样侮辱中国人，难道你是日本鬼子生的！”

热带午后的阳光，仍然非常刺眼。仅仅走了一段路，就被照射得热汗淋漓。走进茅屋，却一时难以适应室内的昏暗，什么也看不清。我正揉揉眼睛，忽然吃惊地感到有许多硬邦邦的东西，顶在我的腰身周围。等我看清楚时，原来是几个年轻人将匕首和手枪，逼近我的身子。他们目露凶光，恶狠狠地紧盯着我。我既沉稳又威严地责问他们：“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对我！”

其中一人回答：“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我冷笑着说：“你们没限定我的活动范围，也没规定什么不能看！我知道的秘密比你们多，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我有急事要找辛经理，不能来吗？”

连载

亲友们知我要回国，纷纷来为我送别。也有议论纷纷：“回到中国，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一我倒不怕，回去不称心，可以再出来，这是代表团亲口许下的。再回去为好，更是不容置疑的。亲家们有的又说：“中国生活苦得很，穿衣吃饭都凭票供应。”我说：“这怕什么，别人过得，我也过得。那时打军閤，后来打日本，多少艰苦我也经历过。如果回去吃苦头，幼邻他多决不会来信主张我回去的。除非幼邻说以后不能回国看我，否则我是回去定了。”

就这样，我们母子二人，在我国政府的妥善安排下，结束了漂泊异国生活，从地球的西边又回到了地球的东边，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土桂林。

终于到家 十二月十日，我在龚先生、赵女士陪同下，回到家乡桂林。第二天各领导人陪我们游览市容，并送我回到桂花街故居休息。我们从侧门入内，首先看到的是那株我家时种下的橙子树，我出香港那年才开始结果，树冠还小，如今已枝繁叶茂，果实累累。

梁部长和钟副主任等几位领导陪我在客厅小坐，大家谈笑风生，我也忘却自己乃是刚刚回国的人，谈话无拘无束。记得还闹了个笑话。钟副主任性格魁梧，幼邻和他站在一起矮了一截。当时不知他和幼邻讲了句什么话，幼邻回答时略作回忆，我

怕幼邻不会讲话，忙说：“他小孩子不懂事，讲不出就算了，你老人家别怪他！”他问幼邻的岁数，我说：“幼邻比你老人家小。”一厅人都哄然大笑，我莫名其妙。侄媳在旁说：“钟副主任比幼邻年轻多了，人家才四十多岁呢！”钟副主任还和我谈到幼邻的事业，我说：“幼邻孩子家，不懂什么。”这话又引起哄堂大笑。大家说老太太还把李先生当成小孩子哩，难怪得健康长寿了。的确，尽管幼邻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在我眼中，他依然是个孩子啊！

过度的快乐使我疲倦了，在火盆边，边说话边打瞌睡。侄媳说：“姑妈太困了，有话明天再说吧！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还有好多客人来看你的哩。”

这一晚真好睡，一觉睡到日上三竿，鸟声啾啾才醒。

第二天即得到邓颖超女士和廖承志先生亲自接见。邓颖超女士雍容朴素，笑容满面地走过来和我握手说：“我代表周总理欢迎你，总理有病不能来，很抱歉！”我听到她这么亲切的声音，热情的话语，由不得一阵激动。我看幼邻已是热汗盈眶，大家都想不到有今天的殊荣啊！

统战部的一位官员还同幼邻说：

12



我与李秀文 李秀文 口述 傅衍彪